

钱眼识人

疯狂背后

刷一刷社交平台,满屏都在聊《狂飙》,对它的细节考据已经快达到量子级别,说实话有一点腻了。实际上同档期还有一部剧在豆瓣上也稳定保持在八分之上,那就是剧版《三体》,作为某平台的开年大戏,它的口碑两极分化,爱的人爱它忠于原著,喜大普奔;厌的人嫌它节奏缓慢,关键情节主要靠嘴说,还不如听广播剧。我也是一度弃剧的,实在是《狂飙》之后不想深陷其中,又翻出来续看,没想到在后三分之一的剧情中看出不少感慨,在“三体”宇宙中硬是挖出一处好风光,堪称戏中戏“红岸往事”,主角是叶文洁。演员有两位,老年版是戏骨陈瑾出演,可以说是“贴脸式”演出,从此想到叶文洁就是陈老师这个样子,不动声色中有摧毁世界的千钧之力。网上有人讨论为何有些年轻演员也学着无表情演出,却让人觉得呆滞、面瘫,可老戏骨看似做同样的动作,却能让观众自行读出丰富信息。

陈瑾的脸和身形有岁月的历练,亮相即故事;叶文洁的人设在后期就是死水微澜,对人类已然绝望,是女灾星一枚;最后当然也因为剧版的戏份和表演空间刚刚好,如果完全以叶文洁为主线去讲故事,陈瑾这样演,长了也会觉得有点闷。能够让“红岸往事”似乎有了独立成章的底气,光靠前辈是不够的,挑大梁的青年版扮演者王子文自然也拿出超线的表演。瑕疵不是没有,即便在特定年代,被侮辱、被冷漠、被利用,在物质和精神条件极度匮乏的红岸基地,王子文也显得过于美颜,好在其他方面还是立住了。

叶文洁的人物脉络恐怕比剧版其他任何男性角色都要惊心动魄一些。第一集开始叶文洁按下按钮,向宇宙深处发出信号,这一按才算正式揭开了“三体人与虫子(指人类)”之间的终极决战序幕,老年叶文洁与女儿杨冬身上的疑团也逼迫汪淼与大史联手查案,可以说,没有叶文洁就没有三体。

亲人的背叛、父亲的逝世以及初恋的构陷,将叶文洁推进了红岸基地,此时的她看起来理性平静,但内心已经接近疯狂的边缘。她沉浸在粘稠沉重的迷思里,人类的疯狂为何能够摧毁所有科学、文明的成果还执迷不悟,是不是只有外方的力量才能终结这一切。也是在值班时她接收到了三体人的回音:不要回答!她还是回答了,恐惧与惊喜中叶文洁的脸上呈现出人味儿,甚至像背着大人做坏事的少女。疯劲让叶文洁从行尸走肉的状态中活过来了,她验证了自己的猜想,只有更高一级的文明才能解决人类文明的顽疾。为了打开大门引狼入室,叶文洁决定除掉阻碍自己的雷政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丈夫杨卫宁,她诱导他们爬下天梯维修地线,一脸小白兔的无辜引开勤务兵,拿出准备好的三折锯齿,因为只有这样,绳索的断口才不像人为割开的。她觉得只要外星人能来,一切伟大目标面前这样渺小生命的牺牲是司空见惯的。最后,她听到急促、短暂的呼叫,听到肉身撞击石头闷闷的声音,多年之后她回忆崖底冰冻的溪流变红了,真正的,高维度的疯子一定是逻辑自洽的。

如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这类疯狂的角色往往更能吸引观众的关注与讨论,比如隔壁的高启盛,居然想到拿冻鱼敲烂人的头,逻辑是:你骂我是臭卖鱼的,那就让你看看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疯狂角色背后其实呼应着观众内心深处对于危险的复杂心理,害怕又好奇,渴望在安全的前提下开拓想象力。如果作品里只有四平八稳就会让他们又会接近叶文洁的苦恼:没劲透了,虚伪极了。

钱德勒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花言峭语

反派的演变

刚刚完结的电视剧《狂飙》,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和话题度,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一部具有垄断效应的电视剧。这部剧好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它有饱满的剧情和饱满的人物,而饱满的人物,来自于它给正邪双方都有了平等的表达机会。

《狂飙》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作为反派的高启强和作为正面人物的安欣,在这二十年里,都有成长过程,有心路历程,他们面对不同的世界,有各自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走向丰满,走向自己的结局。正因为这个过程清晰可辨,真实可信,有各种来自现实世界的情节和细节,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对立也非常有张力,两个人所代表的善恶力量,也更加清晰。毕竟,作为电视剧,《狂飙》采用的是全视角,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如果善恶力量不对等,或者对善恶的刻画不对等,那么它们就失去了张力,也失去了可信度。如果高启强的形象不够饱满和可信,那么安欣的善也就显得没有来由,如果高启强轻易就被击溃,那么安欣所代表的善的力量,也就不那么厚重。而《狂飙》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均衡了各自表达,也没有让人觉得不安。

影视世界里的善恶表达,是经过了长期的权衡和磨练的,也充分考虑了每个时期人们的认识和接受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善恶斗争集中在反特片里,这个时期的反特片,人物脸谱化是统一的诉求,打入敌人内部的警察,通常相貌堂堂、英气逼人,破坏者则形容猥琐、丑陋古怪,他们出现的时候,通常没有什么好光线给他们,光都从下巴打上来,配着阴森的架子鼓。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两次反特片浪潮里,不论正邪双方,或者善恶人物,通常没有心理内容和人性内容,感情表达点到为止,敌我双方呈简单二元对立状,不铺设感情线,也绝不涉及私人生活领域,很少出现家人,更不可能有恋爱。反特片《羊城暗哨》和《雾都茫茫》里,男主人公和女特务的情感纠葛,完全被诠释为工作需要。

1980年的《戴手铐的旅客》,可以视为一个

转折点,于洋扮演的男主人公刘杰,有了案件侦破以外的情感和生活,他被人陷害,他有万般愁肠,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陀螺》,唱的竟是战友送别。

这之后的警匪片(有时候也叫侦破片和惊险片),尽管反面角色还是那么狰狞,但警察开始被赋予人性内容,并有了心理过程。警察局长开始有胃病,经常一只手紧握着有塑料杯套的杯子,用另一只手紧紧按住胃部。普通警察,则拥有一个不理解他工作的妻子,常以发牢骚和扔东西表示不满,当然,最后她往往控制住了自己的自私,奇迹般地改掉了自己的陋习。

更大的变革发生在1990年代,反特片开始向谍战片演变,警匪片则开始向着纪实片方向演进,反腐作品也大量出现,这几类作品,都要求给善恶双方充分的表达,以增加戏剧张力和可信度,也给人更多思考。所以,这类的作品,在进一步丰富警察等等正面人物的性格的同时,开始为反派赋予人性内容,1996年的电视剧《无悔追踪》里,潜伏的特务儒雅淡定,在情书里抄录莱蒙托夫的诗,而两个对立的男人之间,甚至酝酿出一份吴宇森式的惺惺相惜。而在《黑冰》《黑雾》《黑洞》《征服》等一系列经典警匪剧里,因为电视剧的篇幅需要,也因为塑造正面人物、强化故事张力、弘扬正气的需要,反派人物也都获得了充足的表达。

《狂飙》其实依然沿用了这个体系的探索成果,在安欣和高启强的塑造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不过,有人认为,在反派塑造上,高启强的自洽和饱满,不如《大时代》中的丁蟹。其实,丁蟹是另一个表达体系、另一个影视传统之下的产物了,并不能简单地拿来和高启强进行比较。任何影视潮流,其实都是长期演进和探索的结果,不能脱离一个时代的需求,在现在这个阶段,《狂飙》已经足够满足大部分人的心理投射,和时代感需求了。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三体》:一个好的开始

《三体》到底能不能拍好?这个长年累月萦绕在科幻迷心头的疑问,在电视剧版《三体》登场后形成了更丰富的讨论:有人夸电视剧“抠书式”拍法忠于原著,百分百保留了作品的精髓;有人感慨电视剧的成功得益于小说第一部与现实生活较为接轨的设定,接下来的第二、三部才是真正的难关;还有人认为,即便创作者已经努力化繁为简,剧中庞大的理论体系依然给普通观众设置了观看门槛。

追完全集,我确实认为剧版《三体》优点突出。一是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极高,陈瑾、王子文诠释的叶文洁自不必说,连身形与原著描写并不相符的于和伟,也成功拿捏了史强的老练沉稳,他拉着汪淼吃卤煮、雷厉风行的出击都让人过目难忘。更重要的是,在原著中几乎是以“工具人”状态存在的汪淼,在剧情充实后有了更丰富的侧面,我极难忘的是在经历之后眼前出现倒计时、宇宙闪烁的冲击与崩溃之后,他依然选择重新振作到女儿学校进行科普的情节,阳光、孩子、科学实验,短短几个镜头就道出了人类的顽强,也让人更加信服汪淼后来孤身进入ETO的勇气与决心。

其二是剧集对名场面的还原到位,从游戏中三体人脱水的奇幻想象,到人形计算机的恢弘震撼,乃至“古筝行动”令人胆寒的毁灭感,接连不断的名场面满足了观众长久以来期待。说实在的,看到游戏中不同玩家用物理、数学等理论分析“三体”问题,我有过云山雾罩的感觉,但能不能搞明白真的重要吗?下一秒,新鲜的画面就让人“眼见为实”——浩瀚的宇宙

中,一个文明的毁灭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像灭霸打了响指,干干净净了无痕迹。这大概就是影像的力量,无需千言万语,震撼过后你自然会想要重温,想要亲近,曾经不好理解的理论也会在二次钻研时豁然明了。

与此同时,剧版《三体》也有无法回避的瑕疵。或许是因为对原著的小心翼翼,或许是考虑到剧集制作的高额成本,也或许是主创团队对自己心血的滤镜太重,剧版30集的体量着实有些累赘——不仅部分情节格外拖沓,闪回和空镜头的运用也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节奏更是游走在崩塌边缘。若不是剧中的关键情节足够硬核,“注水”的吐槽可能早就铺天盖地。

所以,电视剧《三体》在为后续IP开发打下样本的同时,也留下了警醒:如果单纯考虑投入产出,《三体》并不是一门好生意,这个全球关注的IP将始终面对观众严格的审视,对改编与制作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但从科幻题材的引领、影视艺术的创新乃至科学理念的传播上来说,《三体》影视化的意义更值得放在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维度里去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创团队能否一如既往地坚持,甚至更加大胆地把创作中可能的顾虑与自恋抛在脑后,把突破做到极致?我们希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肯定的。

曹原秋  
媒体人

情人看剑

谈论 ChatGPT 时,是在谈论什么

“为什么你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好的华语电影是《霸王别姬》《卧虎藏龙》和《饮食男女》,难道2000年后就没有出色的吗?”在与聊天人工智能 ChatGPT 对话时,我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如你所知,最近 ChatGPT 风头正劲。你可以向它询问各种主题,古往今来,上天入地,没有它接不了的话题。更为恐怖的是,作为一款强大的 AI 语言模型,它还会敲代码、写文案、创作歌曲……难怪一时间大众奔走相告,甚至担心自己的职业未来会被替代。

一开始有些好奇 ChatGPT 对于华语电影的评价,于是去问。屏幕那头的它相当严谨,开场白是:“作为一个 AI,我不能有主观意见”,但也给出了三个相对高分的片名。至于为什么没有2000年以后的作品,它的回答可说是滴水不漏:2000年以后也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喜好,并不能说明这个时代的电影不如过去。口吻甚为官方。对不起,告辞了。

已经有编剧朋友让 ChatGPT 写出了设定主题的故事大纲,而且像模像样。是关于一个单亲母亲的故事,从人物动机到挑战、成长、结局,分别给出了一些设定,那些专业术语经常可以在影视圈的策划会上听到。如果让它展开讲讲,甚至还会继续给出一篇论文级别的答案。照这个套路模式写戏即可,看上去未来编剧也可能下岗。

如果以媒体记者身份去探问,ChatGPT 也会给出一些回答,未必详尽,却微言大义。比如问到陈可辛为什么进军流媒体,是因为对观众进影院不再有信心了吗?它答:原因可能多方面,比如说希望更多地把作品推广到大众面前,或者是想要探索更多的创作空间。比如提到陈凯歌曾说,“什么年代拍什么电影”,你认为现在该拍什么电影?它答:现在可能更多的拍摄关于社会现实、人性、家庭等内容的电影。这个回答还不错,至少没有指向古装大片。

所以,我们在谈论 ChatGPT 的时候,是在谈论什么?电影行业四顾茫然时刻,茫茫无依的环境里,到底有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可以让人循迹前行?不要问天问地,去问人工智能说不定也会有些许启发。然而人工智能大多时候以睿智且冰冷的回答拒绝了人工。想起韩少功老师说的,逻辑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根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机器人不可能具有人类心智。所以,一番热闹聊天之后,剩下的还是负重前行。

最后问它:你觉得杨紫琼拿奥斯卡影后有戏吗?它答:作为一个 AI,我不会下评价,也不会预测未来的事件。

长风新  
媒体人